

往事悠悠

1978年阴历七月的一天,爸爸去泊里集卖小猪。时值暑假,十岁的我便领着四岁多的妹妹去找爸爸。

我家离大集有十三里地,这路程对于两个孩子来说,简直像“长征”。一路上,我背妹妹走一会儿,再一起走一会儿,如此反复。天晌时分,我们终于找到了爸爸,他刚好把小猪卖掉,正眉开眼笑地数钱。见到我俩后,他决定带我们去供销社的饭馆打牙祭。

那是一间很干净的店面,一张张小饭桌被漆上了枣红色新漆,室外的阳光洒上去,更显得蜡亮晶莹。我和小妹开心地拣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:“我们喜欢这张桌子。爸爸,坐这里好吗?”

“行!坐好了,等着啊。”爸爸转身去买饭。不一会儿,他就端着两大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花,小心翼翼地向我们走来。

只见那碗呈湖绿色,颜色的深浅层次分明、均匀适度,连阴影部分都生动别致、立体感十足。碗身的流线曲面上,一张大大的荷叶自然倾斜翻卷;荷叶的上方,挺立着一支荷花,丰肥粉艳,开得

朝花夕拾

大片的玉米收割完毕,秸秆变成碎屑,散落在田间地头。凉风习习,飘来这季节独有的清甜味道。

群星闪烁,虫声不绝于耳。路灯亮起,灯下飞来不少蚂蚱。孩子们欢呼着,跟随蚂蚱忽跑忽停,像成团的云朵,又似聚拢来啄食的麻雀,好不热闹。

年纪大一些的孩子,常独立活动;年纪小的身后则免不了跟着提心吊胆的大人。捉到了蚂蚱,孩子们就会高兴地炫耀。那神情,可媲美运动健儿的夺冠瞬间。

这时,小伙伴们便会又羡慕又嫉妒地簇拥上来。

“我看看,我看看,真大啊!”
“妈妈,我也要!”
“爸爸,你快为我捉一只!”
……

这里面也有我的儿子。
“爸爸,你也为我捉一只吧!”五岁的他边喊边跟在大孩子身后。前面的孩子蹲下,儿子也蹲下;人家伸手,他也想

小荷尖尖

去年春天起,家里的花盆中有了千秋的身影。

千秋开白花,结黑黑的果子。千秋的花,像一颗颗小星星,白色的花瓣翻过去,鹅黄色的花蕊似小灯笼一般,突出在花中间。千秋的果子就跟花一样,黄豆粒般大小,薄薄的深紫色外皮里包着百香果一样的种子。从星星一样的果蒂上摘下一颗,连接着的肚脐眼就会流出汁水。抿一口,沁甜清凉。

对于千秋,我并不陌生。每逢节假日,我回爷爷所在的村庄时,总会在院子里碰到它,那白色的花儿和黑色的果实,总让我充满好奇。“璇璇,这果子好吃着呢,尝尝吧!”爷爷指着千秋告诉我。“这东西能吃?”我惊喜不已。千秋低

雨伞下

□丁福军

正盛,瓣瓣鲜红!我痴痴地望着这碗,心想:用这样的碗盛食物,吃将起来会不会格外馨香呢?

再细瞅两个碗中盛着的豆腐花,那简直是卧在碗中的两朵造型别致的白云,在阳光下开心地笑着。

爸爸又去窗口找服务员,要了少许酱油,好给两朵“白云”添加点彩色和咸味;要了一汤匙白糖,匀给两朵“白云”,加点甜味;要了一点葱花,添点香味;还要了一点芫荽末,增加点绿色。随后,他用汤匙轻轻搅动着“白云”,慢慢吹凉,一匙匙喂给小妹,小妹开心地吃了大半碗。我那碗也很快便就着两个硬面火烧见底了,这才想起来爸爸还没吃。

“爸爸,你怎么不吃?”
“爸爸不饿。”

小妹剩下的半碗,爸爸又推给我,我瞬间风卷残云般落肚里了。爸爸抚抚我的头,很欣慰地笑了:“小子,吃石头都能化。”还问我“要不要了”,我摇了摇头,表示吃饱了。

多年后想想,爸爸不是不饿,而是

为了省钱——“白云”一毛二一碗,火烧一毛钱一个。

我们从饭馆里出来时,天下起了雨。幸好爸爸带了一把大大的老式油纸伞——他头天晚上听过天气预报。

就这样,我们爷儿仨共用一把雨伞,爸爸解开上衣,将小妹裹在怀里,我跷脚撑着伞。彼时,粗牛筋般的雨点直落,我们根本看不清路,道上一沟沟的积水没到脚踝。由于伞面上有一道豁口,所以“外面大下,伞内小下”,三人噤里啪啦、鸡飞狗跳地冲来冲去,衣服尽湿。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深深的巷口门洞,我们急火火地进去避雨。

歇息了片刻,门洞外的“粗牛筋”持续暴冲,没有停歇的意思。父子三人没讲话,交换下眼色又一次启程,深一脚浅一脚地相互扶持着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往家赶,一直走,一直走……

如今,多年前的疾风骤雨经常出现在梦中,雨不停地下着……而这风雨中,已经少了爸爸的踪影——老人家已离世四年多。我那风雨中的老父亲……

捉蚂蚱

□丁庆伟

伸手捉。有好几次,他发现了目标,无奈前头的大孩子早已做好捕捉动作,儿子自然只有眼馋的份。

“爸爸,你快给我捉一只!”看儿子着急的样子,我耐心地跟他解释:“有小伙伴在你前面,当然是他们先捉到蚂蚱了。”孩子根本不听解释,拽着我的衣服,略带哭腔地说:“我要我要,给我捉一只!”我把儿子带到前头去,让他不必跟在其他孩子屁股后面干着急,并很快帮他实现了心愿。

有了大蚂蚱,儿子也向小伙伴炫耀起来:“我有大蚂蚱了!”

“儿子,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捉到蚂蚱吗?”儿子一愣:“因为你是大人呗!”
“那为什么我在小朋友身后时没捉到呢?”“嗯,这……”儿子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我:“为什么呢?爸爸,你快告诉我。”
“因为我在小朋友的前面,就能先看到蚂蚱,所以就能先捉到。不信,你也试试。”

在我的提示下,儿子认真地跑到小朋友们的前面去。

“哎,一只大蚂蚱!”我正把手慢慢伸过去,儿子的一只小手却拽着我往后,另一只小手慢慢伸了过来。

“哎,我捉到了!爸爸,我捉到了!”儿子挥舞着小手,高兴得跳起来。大蚂蚱不安于被捉的现实,头部向前努力伸展,用尽全身力气蹬着后腿,想从儿子手里挣脱出来。

我举起儿子,一张天真的笑脸像花儿一样在眼前绽放。

回到家,儿子把捉到的蚂蚱放在塑料瓶里,左瞧瞧右晃晃,开心地玩耍着。

这大概就是寓教于乐吧——在玩耍中思考,在玩耍中成长。就像这次捉蚂蚱,孩子会慢慢明白:跑在前头,超越别人,才有机会抢先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

瞥见千秋如重逢

□郝子璇

垂着的枝干压弯了,露出玛瑙一般的“小脑袋”。我用手摘下一颗千秋果塞进嘴里,瞬间,酸酸甜甜的滋味溢满口腔。嚼一嚼,舌头、牙齿很快就被涂上紫色。即便这样,由于果子味道别致,我欲罢不能。

每次回老家的时间都很短暂,总是还没尝够千秋的味道就要返程。我和爸妈住在城市,爷爷住在农村,距离虽远,可我对故乡的思念、对千秋的思念却始终萦绕心头,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。想爷爷时,我会打电话给他,爷爷会提到我喜欢的千秋,于是千秋就像我思乡的符号,成了一种寄托。

偶然一天回到家中,我发现花盆中多了一抹嫩绿,开着熟悉的白色花儿,

垂下的果子还是绿的,竟是千秋!原来,爷爷托人从老家带来了千秋的种子,爸爸种到了花盆里。千秋很好养活,不长时间就可开花结果。爸爸种的这盆千秋和爷爷在农村种的一样,一样开白白的花,结黑黑的果,味道一样酸甜可口。

平时,爸爸妈妈也格外留意,每次结果都要留下几粒种子。就这样,虽然千秋的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,但家里的千秋总是生生不息。

千秋虽不是名贵的水果,好像也没人专门种它,在我家它却是珍贵的思乡信物——只要花盆中的千秋还在,就会有“爷爷在身边”的感觉。每次不经意地瞥见它,就像是一次重逢,喜悦就会在千秋的果子里弥漫好久……

琅琊放歌

冬晨

□于明莲

阳光将水杉拥入怀
月儿仍停留在树梢
流连这繁华的尘世
一夜沉醉 一地霜白

我从冰冷的枝丫尖
从冻红了脸的枸杞
以及远处

苍白了头的狗尾巴草和芦苇
嗅到了雪的讯息

冬天总是以傲慢的姿态降临
傲视着万物 放纵着寒冷
连太阳也隐藏起光芒
只待一场肃静的雪来告白

灯笼树

□李明珠

它的学名叫复羽叶栎树

它有两身衣服

春天里,它是绿色的

直到将这身绿衣穿至炎炎夏日
秋日一登临,它必定换成橙黄

仿佛要履行一个如期而至的约定
在高高的树梢,举起一串串灯笼
照亮这条秋天的大道
行走其间 左右皆暖调
仿佛储存着所有秋日的午后暖阳

就是这一串串灯笼
照耀着挑担而过的耕者
是否在每一位过客的眼中
它看到了重负、痛楚
抑或落日一般的激荡、辉煌

它不曾用语言安慰
每一位擦身而过的行者
它只是尽量把自己身上的
每一串橙色灯笼高高挂起
好让这温暖抚慰或指引着
所有与它有一面之缘的赶路人

炊烟里的故乡

□车志芳

当我站在高楼之间
想起母亲 想起我的村庄
城市里就炊烟四起

有些烧的是玉米棒
有些是花生皮
还有些是麦秸,豆秸,玉米秸
燃烧的庄稼不同
炊烟也就不同
但我总能闻出它们的味道

我将心里的火拨旺
也升起细细的炊烟
多年之后
我成为自己的村庄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